



梁實秋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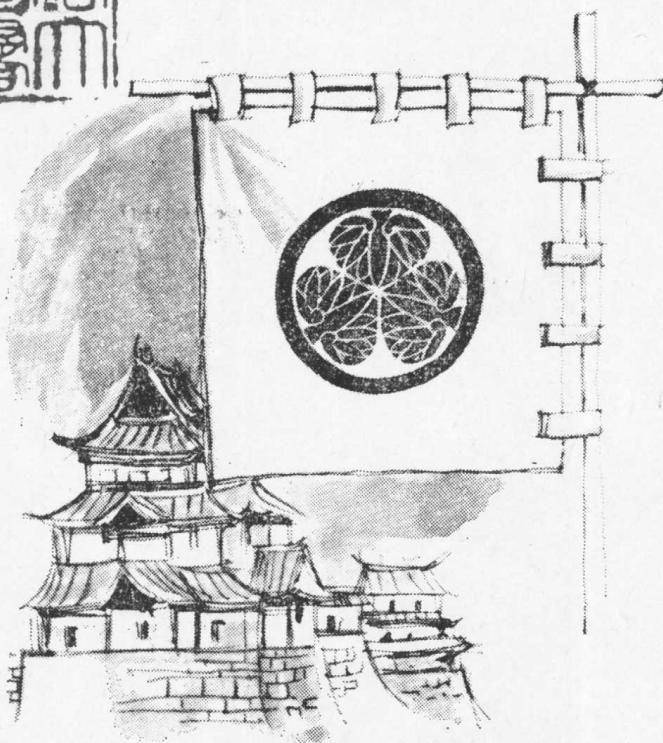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31

約翰甘迺迪

566223



徳川家康



甘迺迪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31

約翰

■印翻勿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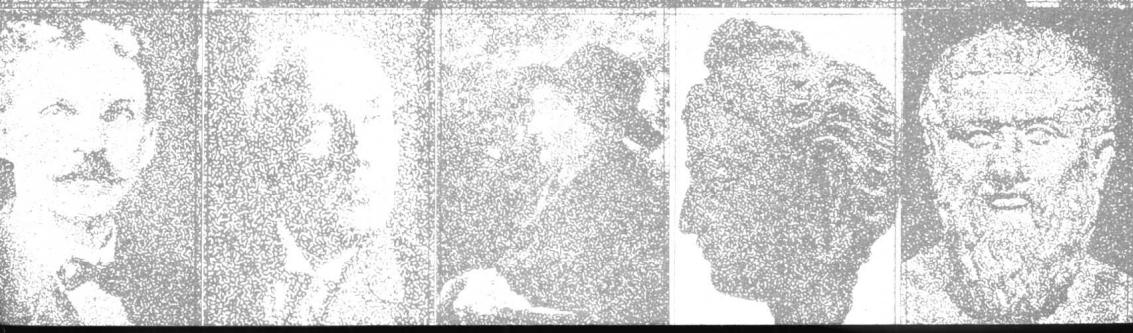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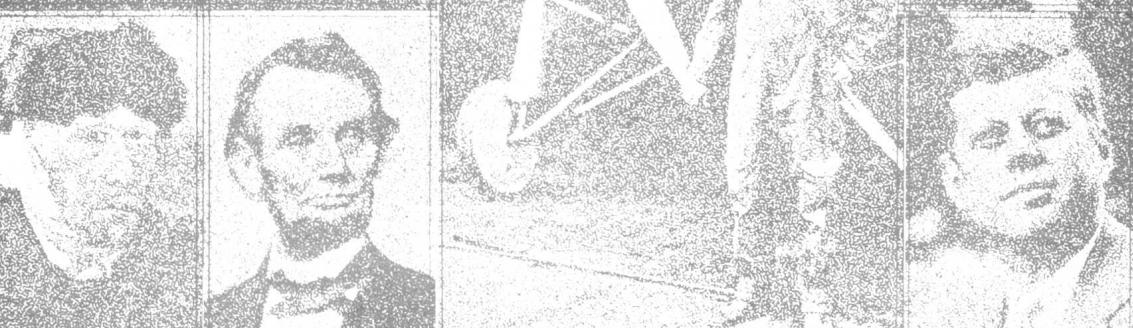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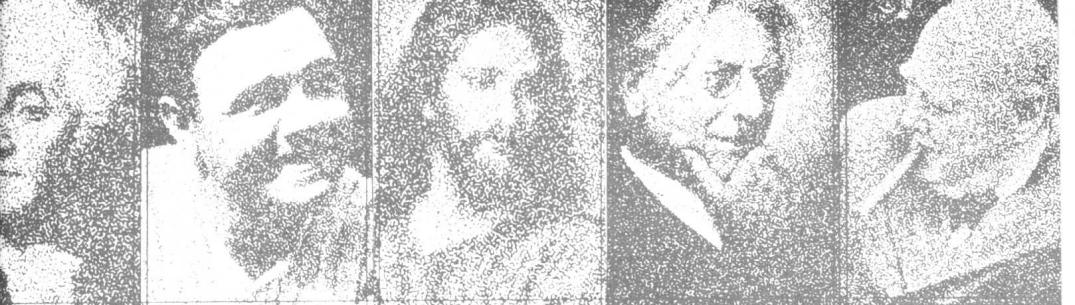
局印發譯主編：梁
版刷顧問人：林 著：詹
臺業中興洋樹郵電話：三
字第雅江街印一旺獻發：一
○一八八刷律律○九九
二十六號廠師師章五一四
號五樓社謨秋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3巷24號七樓

人 承實 版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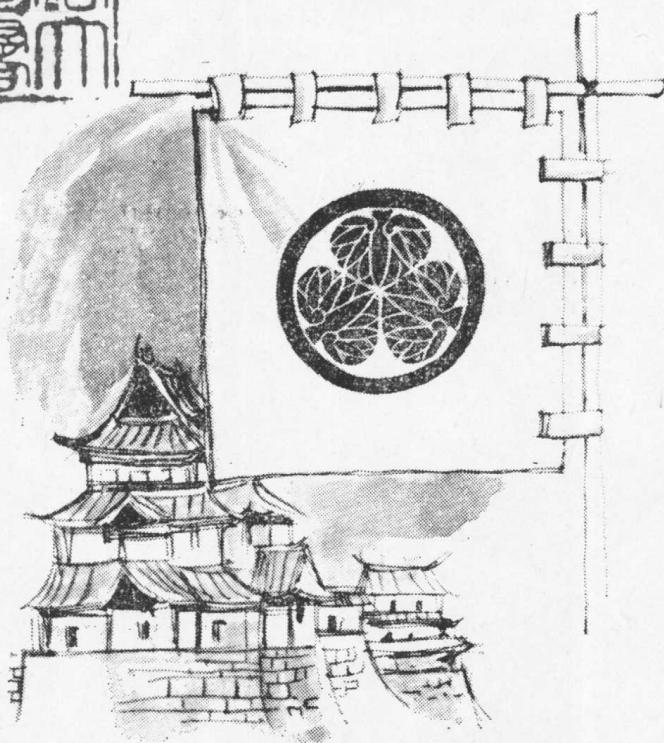




566223



徳川家康



●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32

德川家康

當人質的少年時代

石頭會戰

五

一隻鷹

九

回故鄉

三

敵人與敵人

六

大樹寺的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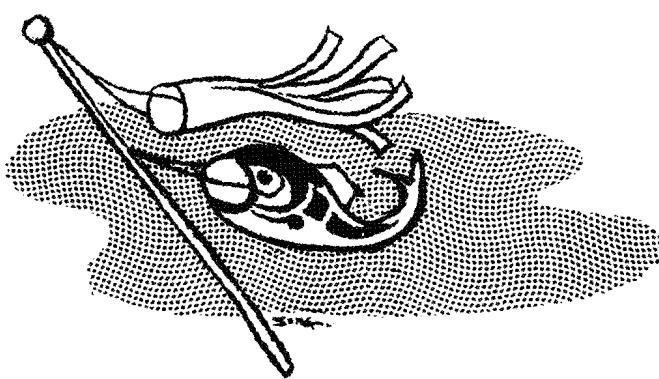
一

壯志未酬

二

東去的路

三



本能寺事變	三七
正義的旗風	四三
双雄對駁	四八
龍虎鬪	五一
京城之春	五二
武藏野之月	五三
秀吉之死	五四
在江戶設立幕府	五五
荷蘭船主	五六
伏見城之別	七八
關原一戰定江山	八九
勝利與失敗	九一
危機四伏	九六



外國人的話	二〇
首開幕府	二五
努力建設	三
不滅的巨星	
陰影	二六
海的那一邊	三三
意外事件	三六
風雲變色	三七
浪人羣	三四
兩次戰役	四五
三百年太平盛世	五六
後記	七一
年譜	七八



當人質的少年時代

石頭會戰

和往常一樣，竹千代率領了七八名侍從來到安倍川的河堤上。

安倍川位於駿府（靜岡市）之西。站在河堤上，正好可以遠眺巍峨聳立的富士山，平時，這裏是人跡罕至的，今天却不知從那兒來的這許多孩子，正在河邊大玩「石頭會戰」。

「哇！」

「呀！」

剛滿十三歲的竹千代，被這意外的景象弄得又驚又喜，不禁大喊：「啊，真有意思！真好玩！」奇怪的是，其中一幫人數大約在二十個左右，另一幫却只有一半。

「呀！」又是一陣呐喊，拳頭大的石塊迅速地交互飛落。有些勇敢的「戰士」，冒著冰雹般的石頭衝向敵陣，也有部分負傷的敗下陣來，還有些掛了彩却奮戰到底。石頭會戰愈演愈烈，勝

負不分。

侍從們也看得出神，七嘴八舌討論起來：

「人少的那一幫真要得，奮戰不懈！」

「嗯，不錯，可是待會兒還是要輸的。」

「為什麼？」

「不爲什麼，寡不敵衆嘛！」

「唔！說的也是。」

「真想助他們一臂之力。」

「是啊，只可惜愛莫能助！」

沉默了半晌的竹千代，這才回頭問道：「你們真以爲他們會輸嗎？」比竹千代大三歲的鳥居元忠走上前來，說：「當然，贏不了的……」

元忠是從三河（愛知縣）跟過來，被派作竹千代的遊伴。

竹千代打斷他的話頭，說：「不，人多的那夥一定會輸！」

一聽這話，元忠和所有侍從都顯得大惑不解。

竹千代却信心十足地說：「因爲人多就容易鬆懈，力量反而不集中；人少的却非團結不可，力量就強了。不信的話，你們就等著瞧吧！」

「真的嗎？」



「當然。」

竹千代饒有興味地繼續觀戰。可是不久後他發現情況不對了，人少的一邊起初雖奮力應戰佔了優勢，但似乎漸覺體力不支，出現倦態，被經過養精蓄銳的強敵趁機全力猛攻，眼看著就要全軍覆沒了，有幾個膽小的甚至已經開始倉皇而逃。

竹千代心裏暗叫：「糟了！」

他甩下侍從驚惶的呼喊，躲過往來如流星的石塊，衝到人少的一羣孩子中，一邊大喊：「別逃！別逃！我來幫忙了！」一邊迅速地撿起石塊投向蜂擁而來的敵羣中一位看來是領袖的孩子。

果然，一舉命中頭部，那個看似首領的孩子抱著頭退向一邊，這一來敵陣立刻軍心動搖。原處劣勢的一羣孩子見此景象大受激勵，頓然恢復了鬥志，全力追擊，由竹千代一馬當先，把人多勢衆的敵羣打得潰不成軍，終於爭先恐後地落荒而逃。

侍從們立刻圍上前來，焦急地問竹千代受傷沒有。他揉揉頭，笑咪咪地說：「沒關係，沒關係！」

孩子們因爲竹千代的幫忙打了這場勝仗，自然感激萬分，都把他當作大英雄一般團團圍住。

竹千代又得意又不好意思：「那裏，這都是大家的功勞……」

突然，一個孩子用輕蔑的口吻叫道：「哦！原來他就是竹千代，人質！」其他孩子也跟着鬨：「嘿，人質！人質」「人質！人質！」……

一隻鷹

那羣孩子說的沒錯，竹千代正是被送到駿河領主今川義元宮廷當人質。看到他們這樣忘恩負義，竹千代心中無限憤怒，立刻抓起石頭大吼，但轉念一想，萬一傷了這些孩子，一定會被義元斥責，或許還會出個什麼難題爲難他，身邊這些侍從中就有義元的部下，消息一定瞞不住的。想到這裏，手中的石頭扔不出去了，只是越捏越緊，滿腔悲憤化成兩行熱淚……。

看到竹千代沒有出手，孩子們放心了，嘴裏卻仍然喊著：「人質！人質！」一哄而散。
竹千代回過頭來，顫聲對同樣滋然欲泣的元忠說：「啊，我真希望能早一點回到岡崎，都是因爲當人質才會受到這樣的羞辱。」

元忠也流著淚說：「是啊！……」兩人相對泣不成聲。

竹千代是三河（愛知縣）岡崎城城主之子。祖先原來的姓是新田氏，由於曾在上野國（羣馬縣）新田郡的德川村居住過，所以也曾姓過「德川」。自從九代以前的祖先統領了三河國的松平地區後，就改姓松平氏。到了竹千代的祖父清康這一代時，已統領大部分的三河地區，和西鄰的大國——統領尾張（愛知縣）的織田信秀（織田信長之父）——旗鼓相當，可是到了父親廣忠時，織田的勢力日益强大，廣忠不得不倚賴東鄰大國今川的幫助以求生存。因爲夾在織田、今川兩

大國之間，若不受其中一者的保護，就隨時會有被併吞的危險。

七年前，竹千代六歲的時候，織田方面的攻擊突然激烈起來，父親廣忠希望今川出面支援，就把他送到駿河當人質。偏偏手下有人向著織田，就在護送途中，將他掠奪，交給了織田。

竹千代在那裏一住就是兩年，父親又在這段日子裏不幸去世，三歲就離開母親的他，這一來更是孤苦無依，其悲慘沉重，豈是一個八歲的孩子所能承受的？不久以後，今川以俘虜信廣（織田信長之兄）交換竹千代，於是他就離開織田，被送往今川的駿河。

故鄉岡崎城由於父親去世，暫歸今川義元統治，將來再還給竹千代。不過，這「將來」究竟是什麼時候的事，誰也不敢講，因為今川義元計劃以岡崎為攻擊織田信長的據點。

七年的人質生涯裏，他沒有一天不向上蒼祈求早日讓他回到岡崎，他要活得比今川義元和比他大八歲的織田信長更為堅強。

對於剛才和那些孩子之間發生的事，他有難言的傷痛，只好咬緊牙關，遙望著他們離去的背影暗下決心：「我將來非成為日本第一武將不可，你們等著瞧吧！」

突然耳邊響起一個洪亮的聲音：「這不是竹千代少主嗎？在這兒發什麼呆？」原來是大原和尚向他們走來了。

大原和尚是附近賤機山麓上臨濟寺的住持，文才武功都屬第一流，竹千代拜在他門的下當學生。

「喔，原來是老師。」

大原和尚雙目炯炯，向他們臉上掃視一遍，然後問道：「怎麼一個個都是愁眉苦臉呢？」

「老師，是這樣的……」竹千代就把剛才和小朋友之間發生的事一五一十說了出來。

「哦，這些孩子實在太可惡了！就是打傷他們也不足惜。」大原和尚憤憤地說著，一雙眼睛瞪得更大了。

「可是，那樣做一定會被義元公斥責的。」

「不，你不用擔心，義元公如果責備你，老衲倒要反過來派他的不是。」大原和尚慈祥地說，「哎，難得你忍下來了。萬事都以忍耐為上，你的作法，我非常欣賞。」

聽了這句話，竹千代控制不住地說：「可是，我快要忍不住了！」

「啊？」

「請問老師，我究竟要什麼時候才能回岡崎呢？」

和尚滿臉的茫然：「老衲也不知道，一切都要看義元公的意思啊。」

「是嗎？……我盼望能早日到父親墳前拜祭，請老師為我說項。」竹千代熱切誠懇的聲調，令人不忍抗拒。

大原和尚說：「好吧，這件事，老衲會為你設法的。」

「那就拜託老師了。」

「你放心吧！」

聽到師父的承諾，竹千代心裏舒坦多了。他仰望天際，正好看到一隻快如流矢的鷹，從富士

山方向飛了出來，轉瞬便消失在西邊的山麓間。

目送飛鷹，眼淚又不知不覺流滿雙頰。

回故鄉

歲月匆匆，一年很快又過去了，天皇的年號已由天文改爲弘治，竹千代也到了該舉行成人式的年齡了。

所謂成人式，就是男孩子在十四、五歲時，爲慶祝已經成人而舉行的一種儀式。

高齡六十的大原和尙幾次三番不辭辛勞地去謁見義元，情詞懇切地說：「請准許竹千代少公回岡崎一次吧。」

「不行！」義元的答覆總是斬釘截鐵。

他之所以如此不通人情，是有原因的，岡崎城雖然由他的部下守備，但是那裏有很多竹千代的祖父和父親時代的部下。他深怕把竹千代放回去後，他們會立刻羣起反抗。

竹千代爲此悲憤難當，聽說義元要爲他舉行成人式，不但不感興奮，反而覺得是奇恥大辱。

突然間，義元不知爲何改變了心意，竟表示在竹千代完成成人式後，可以准他返鄉掃墓。

儀式中，義元賜自己名字中的一個字給竹千代，從此改名元信（也就是日後的德川家康）。總算有了回故鄉的希望，元信興奮而又焦灼地等待那個日子的來臨。可是，一天一天地過去